

召喚流逝的烏金歲月

孟琬瑜 /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生



漁網中懷抱魚卵的野生烏魚。
(圖 / 賴鵬智 攝)

冬 至前後，在傳統市場以數十元一尾賤賣的「烏魚母」與年菜中物稀為貴的「烏魚子」，曾是台灣民眾心中屬於冬季的味覺記憶。然而，如果你對於烏魚的認識，只停留在味覺的層次，很可能就要與一段橫亘三百多年的文化錯肩而過了。

烏魚是一種生長在中國大陸長江出海口的鯰魚，每年〔冬至〕前後十日，海水溫度驟降時隨著洋流南下，洄游到台灣西南沿海產卵，數百年來從未失信，是漁民口中的「信魚」。野生烏魚群曾經引領先民渡海來台，和台灣西南沿岸的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；三百餘年的捕烏歷史，自然產生的民間信仰、傳說故事和諺語，是保留時代與常民文化的寶藏。

早期由於對海相和魚汛的掌握不足，漁民為祈求平安與豐收，特別仰賴宗教信仰與傳說禁忌的幫助。神明信仰儀式與共居漁寮嚴守的規範禁忌，貫穿整個烏魚

汛期。高雄旗后地區流傳的民間故事「烏魚找媽祖討公道」，隱含著尊重生命、心懷感恩、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環境價值觀；限制捕烏期間、不捕產完卵的「回頭烏」，則傳達不趕盡殺絕、重視漁業資源永續的概念。

明鄭與荷蘭人據台時期，都曾以徵稅目的管理漁船及漁具漁法。荷蘭人發證，鄭成功給烏魚旗，既徵漁稅，又取締違法捕魚，已是對特定漁業規範的漁政管理。烏魚旗發給數量的限制，更是資源保育的具體措施，具有「總量管制」效果，不致因過度捕撈導致漁源枯竭。

每年冬季的烏魚汛期曾為台灣漁民帶來可觀的財富，是漁民眼中的「烏金」。然而，過去數十年靠著日新月異的科技輔助，助長大量圍捕，也大幅削弱了人類對於捕撈過度以及自然資源日益匱乏的覺察。再加上民國八十年代起，台灣沿海河口港灣污染嚴重，母魚產卵減少，野生烏魚族群逐年降低。部分漁民以海上交易走

私進口烏魚，誘引中國沿岸漁民從上游攔截、濫捕洄游的烏魚群。而全球暖化導致海水溫度逐漸升高、海水鹽度及洋流位置改變，也都影響烏魚不再洄游靠岸。台灣沿海的野生烏魚資源，便在這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日漸枯竭。

漁業署近三至五年已針對烏魚議題與中國漁政單位協商，約束中國沿岸漁民從烏魚洄游路線的上游攔截炸魚，並展開合作放流烏魚魚苗，期望能逐年恢復野生烏魚族群。

近年食用的烏魚與烏魚子多半改採養殖。然而，最終將隨野生烏魚群一併消逝的，恐怕是曾經縱橫常民生活記憶的烏魚文化。是否還有挽回的機會？



近年食用的烏魚與烏魚子多半改採養殖。
(圖 / 農委會烏魚主題館 提供)



烏魚卵乾製為烏魚子，是台灣民眾心中屬於冬季的味覺記憶。(圖 / 謝牧鄉 攝)



烏魚在想牠的族群是否還有明天，人類在想明天是否還有烏魚可吃。(圖 / 賴鵬智 攝)